



寵見族語的一片天

愛すべき民族語の青空を再び見る

Learning the Aboriginal Language through the Training with Pets

文·圖 | Tuwaq Masud 杜佺克·瑪蘇筮 (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學士)

透過 養寵物，能重建昔日族語繁榮的日子嗎？很榮幸有機會能夠同大家一起分享特殊的經驗：嘗試使用族語與寵物對話。在分享經驗之前，請大家保持耐心，先說明事件的開始。我是來自花蓮縣豐濱鄉的噶瑪蘭族人，畢業於台灣大學人類學系，對於文化、族語傳承有非常強烈的使命感。

當代族語怎麼會烏雲密布

不知道對於族人，尤其是青年學子們，「族語」是什麼樣的存在呢？對我而言，族語是與家中長輩產生互動與連結最基礎、也是最重要的關鍵。其實我的祖父母的中文表達能力在同齡中算是非常優秀的，



但是即便如此，還是時常會發生無法順利交流的狀況。比方說，你可以透過表情跟肢體語言知道祖父正為一事物感到喜悅，但是當他企圖使用中文

向你述說前因後果時，就會發現情況絕對沒有他用族語與朋友聊天時順暢。所以，當部落長輩發現可以用族語聊天的年輕人時，會看到他們各個眼中



開始散發光芒狠狠地盯著那位青年，如同獅子盯上獵物般蓄勢待發。

過去政府實施禁說方言政策，當時的小朋友（比方說我的父親）在學校自願或非自願地使用中文交談，並掀起一股對於中文、中華文化產生莫大興趣的潮流。在那個年代裡，方言（包括族語）被視為貶義、粗俗、未開化的表徵，因此大家開始拒絕使用方言與家人溝通，家庭語言漸漸被中文所取代。即使像我祖父母那輩的長者們也多半都可以使用中文溝通，因為放學回家的小孩

們開始使用中文與他們對話，所以他們就不知不覺間跟著小孩一起學習中文了。換言之，「社會氛圍」與「小孩」是進行語言滲透核心的關鍵。所以，我開始嘗試一件在家人眼裡看起來瘋癲的實驗。

渴望寵見希望

事件發生在我就讀大學四年級時，祖父非常突然地「跑去海上捕魚」了（在特殊語境下，噶瑪蘭文化裡「去海上捕魚」表示「一個人的離世」之意）。到底該如何在生活緊張、充滿高壓的水泥叢林（台

北）之中，一邊打工賺錢，一邊顧及學業的狀況下，還要渡過喪失至親的痛苦歲月呢？領養寵物或許能成為轉移思念之情的一種寄託。

故事的主角是一隻棕灰色長毛的米克斯，牠的名字是 puq，噶瑪蘭語的意思是「花生」。養狗的人應該知道，其實大部分的狗是需要避

免吃花生的，可能會有過敏或慢性中毒等症狀。這樣的話，又是為什麼會給這隻狗取這個名字呢？原因是每當拖著身心俱疲的身軀回到家鄉補充精力時，祖父總是準備一罐他自己親自種植、曬乾、翻炒的花生，是聊天談心最佳的美食。所以，為了懷念老人家，自己與女友共同領養的第一隻寵物名字叫做「花生」。

能否寵見光明？

沒錯，我以及馬來西亞籍的女友共同領養了 puq 並且使用族語與牠溝通。起初，我們的族語程度是無法說出完整句子



的，只能對puq使用幾個單字而已，比方說呼叫牠的名字、命令牠執行少數動作等單字。

在一開始扶養puq的時候，就有人曾經說過：「其實狗用英文或中文訓練比較好，可以一個指令一個動作，不像族語那麼複雜，他們會聽不懂。」當時那個人的意思是：中文的一個意思幾乎就是對應一個詞彙，比方說「坐下」就是表示坐下的意思，不會有別的語音了；可是族語不一樣，qadded是「坐下」，用於命令句與未來時態，但是又有另一種型態madded表示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「坐下」。簡而言之就是，明明在中文裡都是坐下，可是族語裡卻有不同的發音表現，一句話同樣意思可是族語的音節通常都比中文來的多。在這個過程中也會開始失去信心，質疑這件事情：這隻狗真的懂我們說的話語嗎？牠到底聽不聽的懂我們給的指令與表達？結果事實證明牠可以準確的執行每一個指令中要求

的動作。

可是，還有另外一件非常嚴重的情況就是：我們的族語能力不夠好。我們時常無法在突發、即時的狀況中使用族語，告訴puq現在這件事情是什麼詞彙，牠需要進行什麼樣的反應。所以，總是會擔心puq是否有智能障礙的問題，原因不是因為牠天生腦袋發育有問題，而是因為牠沒有接收到足夠的語言刺激。簡單來說，puq如果聽不懂人話（即使是族語跟牠溝通），原因

不是族語太難狗聽不懂或是先天問題，而是牠根本沒有從我們這裡聽過這些詞彙與句子，自然不知道其中的意思。我想，如果有希望自己小孩在全族語環境下成長的父母們，這是最嚴重而且一定要面對的問題，幸好我養的還只是一隻狗。

讓我來說一件趣事吧！puq被訓練聽到「qan pa ita!」（大家一起吃飯）時就知道吃飯時間到了，會立刻放下口中的玩具衝到我們面前，直到聽





到「qan ka ti!」(命令式：吃吧!)才可以開動。有一天，女友已經將飼料倒好，puq已經在鐵碗前坐立難安時，女友不小心將「qan ka ti」講成「qan pa ita」了。結果，puq不但沒有吃碗裡的飼料，還馬上擺出歪頭且疑惑的神態。這時女友才發現自己說錯了，所以puq才沒有吃飼料，於是女友馬上說出正確的指令，puq才開始心滿意足地享受美食。在很多時候，puq反而成為我們學習族語最好的導師。

所以其實各種擔心都是杞人憂天，因為真實的情況是，我們為了要與puq溝通，族語

說的越來越流利。也因為堅持要使用族語的關係，遇到不會的就向長輩們請教，懂的單字與句子也越來越多。

讓我們一起颳起世代的颶風 捲走烏雲吧!

在這個過程中，有意想不到的收穫：每當逢年過節家族成員聚在一起時，使用族語的頻率增加了！起初長輩們發現puq只對族語有反應時覺得新奇而已，但是不知不覺裡，長輩們也開始用族語與我的表兄弟姊妹溝通，甚至與其他寵物、動物互動時也會不小心脫口而出一句族語。如同一扇封

閉已久的大門，puq是開起大門的鑰匙，解放長輩們內心希望使用族語的世界，同時也模糊區隔在青年世代與長輩之間的族語界線。

更可貴的事情是，從來不曾說族語的兄弟姊妹們，以及非族人的朋友們，為了與puq互動也多少學會了幾個噶瑪蘭語單字與句子。現在，我的家裡還出現另外兩隻小狗—pais（笠螺）以及qawpiR（地瓜），希望以後能產生更大的影響力，讓身邊的人開始漸漸營造族語的環境，而且重要的是：這個環境是開放給青年世代與幼兒世代。

所以，大家不妨努力一下，若是有了新生兒、寵物出現在你的家庭中，開始考慮使用族語吧！讓我們再次用「小孩」刮起反轉的颶風，將過去禁說方言的烏雲捲走，還族語一片清澈、自由又美麗的天空！尤其是青、壯年們，即將或是已經為人父母、叔伯舅丈的我們一起努力，別讓我們的族語就此從生活中消失，共勉之！◆